

历史是个多好玩的孩子，捉迷藏是他的最爱。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他风化了证据，湮没了线索，却不小心留下了一抹印迹。失踪的沉船、破烂的妃墓、神秘的圣枪、多灾的古书……太多的未解之谜等待有心人的挖掘，跟随这本书，我们揭开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古老历史，还原事物本来的样貌，解开沉睡千年的谜团。

“吾” 破天惊

探寻被淹没的中外考古秘闻

周帆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墓”破天惊： 探寻被淹没的中外考古秘闻

周帆 /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墓”破天惊：探寻被淹没的中外考古秘闻 / 周帆
编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7

ISBN 978 - 7 - 5141 - 2047 - 9

I. ① “墓” … II. ①周… III. ①考古 - 世界 - 通俗读物
IV. ①K8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7656 号

责任编辑：李 娅 张 力

责任校对：王凡娥

责任印制：李 鹏

“墓”破天惊：探寻被淹没的中外考古秘闻

周帆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

880×1230 毫米开 9.5 印张 163000 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2047 - 9 定价：23.5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周口店悬案：寻找『北京人』／ 1	14	青州佛像：再现失传的『曹衣出水』／ 84
2	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的考古始末／ 8	15	大报恩寺／ 90
3	商代甲骨文：巫师问吉凶／ 14	16	龙泉青瓷：
4	『噩运诸侯』：	17	法门寺地宫：千年佛祖舍利／ 99
	揭秘中国神秘时期的『信史』／ 18	18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血与泪／ 94
5	三星堆文明：古蜀国的神秘青铜／ 23	19	古羌族悬棺的神奇／ 105
6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劫难记／ 28	20	古贼夜盗珍妃墓／ 113
7	曾侯乙编钟：穿越千年的天籁／ 32	21	清东陵被盜始末／ 119
8	打井挖出来的军队：秦始皇兵马俑／ 39	22	定陵洞开之后的厄运／ 125
9	『火烧』阿房宫：项羽的千年不白之冤／ 49	23	国宝『九龙宝剑』的下落／ 134
10	马踏飞燕／ 55	24	海上丝绸之路：
11	马王堆汉墓：东方『睡美人』传奇／ 63		
12	满城汉墓：千年金缕玉衣求永生／ 73		
13	煮酒论英雄，谁知身后事／ 79		
146			
142			
141	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出水记／		

25	巨石阵的秘密 /	152	37	阿尔忒弥斯神庙 /	222
26	破译天书——纳斯卡线条 /	157	38	诸神的聚会——古奥林匹亚遗址 /	228
27	湮没在热带丛林中的玛雅文明 /	163	39	《圣经》与死海古卷 /	232
28	复活节岛之谜 /	167	40	庞贝城的末日：被火山吞没的罗马古城 /	238
29	亚特兰蒂斯沉没之谜 /	170	41	圣杯的下落之谜 /	242
30	重见天日的米诺斯王国 /	179	42	争夺『维纳斯』 /	249
31	被诅咒的巴比伦 /	184	43	吴哥窟之谜 /	257
32	空中花园 /	191	44	寻找真正的特洛伊 /	266
33	图坦卡蒙之谜 /	193	45	不明身份的『埃及第一美人』 /	277
34	诸神之都——太阳金字塔 /	204	46	阿蒙神之子——亚历山大 /	284
35	迈锡尼的『狮子门』 /	208	47	圣枪的传说 /	289
36	『玫瑰红之城』的覆灭 /	216			
		297			

1. 周口店悬案：寻找“北京人”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这就是“北京人”头盖骨。这一发现把最早的人类化石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推至距今50万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最具有科学价值的5个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连同147颗牙齿、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锁骨等，以及全部关于山顶洞人的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地失踪了，留下了一桩举世震惊的历史悬案。

“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是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那么“北京人”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龙骨山是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北京人”曾在这里的山洞里住了几十万年。近代以来，当地的采石工经常会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这些化石称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



1918年，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50千米处的周口店勘察煤矿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里的“龙骨”。消息传出，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自1927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合作，由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代管，在龙骨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

1929年12月2日下午，就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在龙骨山进行“北京人”挖掘工作的考古人员在昏暗的烛光下发现了一具头盖骨化石，主持发掘的考古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地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取出。当“北京人”第一

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认出来以后，他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制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但是，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化石，却在 1941 年年底，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

发掘出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平协和医院，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裴文中即使在研究的时候，也常常用石膏模型代替，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其间，还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平，但当时协和医院是隶属于美国的机构，化石还安然无恙。到了 1941 年，随着战争的持续，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翁文灏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由北平协和医学院取出，运存到美国，战后再运回中国。

同年 11 月，詹森大使致电北平美国使馆人员，令他们照办。1941 年 12 月初，中方人员胡承志接到命令，将包括 5 个最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北京人”，仔细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送到北平协和医院的地下室，准备移交给即将撤离北平回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



明了。

1942年8月23日《北京时事日报》（英文版）率先披露“北京人”头盖骨失踪的消息后，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在接收美军总部移交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掠夺的物品中，都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而此后的60多年中，几乎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次追寻“北京人”的热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专家和学者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工作仍然一直在进行。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就曾经组织专家寻找过“北京人”化石。

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20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1999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所在的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起了相关的寻找活动，但也没取得任何有效成果。

美国的《科学》杂志曾报道说：“自从‘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缴获后，‘北京人’化石就音讯断绝了。”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后表示，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排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运抵美国途中的遗失说。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运出等情况，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

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抵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按照原计划，“北京人”化石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哈里逊总统”号带往美国。

“哈里逊总统”号原来只是一艘民间船只，后来才为美国海军征用。它奉命在上海港卸下货物，并于1941年12月4日北上前往秦皇岛，以便从海上撤走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当时预计“哈里逊总统”号到达秦皇岛的日期是12月11日。

5

事实上，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它还在距秦皇岛约600海里处的长江口。战争已起，船长为确保安全就将该船搁浅了。以后，船员们全部被日军所俘，“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当做运输船使用了3年，最后于1944年被美军潜艇击沉。

照此看来，“北京人”化石肯定没有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船，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那么，这些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认为，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最有可能在日本或者国内，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认为“北京



人”头盖骨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还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

一位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

还有一种离奇的传说认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将美方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号沉船上。

这一说法是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

“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号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

后迅速沉没，船上 2009 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存。

有关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 40 吨、白金 12 吨、未加工钻石 15 万克拉、工艺品 40 箱、锡 3000 吨、橡胶 2000 吨、铝 2000 吨等，约值 50 亿美元。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也极有可能在这艘船上。当时，一些国家的打捞公司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阿波丸”的要求。

我国于 1977 年年初开始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所载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地收回了 3000 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但由于受当时打捞技术条件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 50 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 70 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

但在对“阿波丸”号的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而历史记载“阿波丸”号的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号，这也是“阿波丸”号可能装载“北京人”的旁证。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 1941 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运送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 1945 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

到了 1998 年，由中国科学院 14 名院士联名发起“世纪末的寻找”开始了，大家再一次把目光转移到了“北京人”



的寻找中。2005 年，北京市房山区成立了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并设工作队具体负责寻找工作。

围绕着“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寻找，已经进行了 60 余年，关于“北京人”的去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通过众人的寻找，相信终有一天，“北京人”会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2. 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的考古始末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 5000 年。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古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个九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1906 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



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9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了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亵扰。

1908年，结束了3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1922~1924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启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后来，梁思永结束了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随后日军又迅速地占领了热河等地区，在日军侵略的同时，他们还大肆搜刮挖掘占领地区的文物。为了完全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侵华日军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在红山附近大肆进行挖掘，他们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有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 1934 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立即整理发表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的考古报告。

时间流转到了 1955 年 12 月，著名考古学家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直到 1984 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 5000 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 5000 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的耳朵里，他突然想起 1971 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

1971 年 8 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



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当时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后来，张凤祥才看出他摸到的那个钩子是块玉器。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名叫王志富的工作人员，花了30元钱，就征集到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想到这里，贾鸿恩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